

牛河梁的石头

王文军

姥姥家的房后就是牛河梁，牛河梁的坡下就是姥姥家。我去姥姥家，二表哥就带我爬到梁上去玩。梁上的每一条小土路、每一块大石头，二表哥都熟悉，玩得久了，我也就都知道了。

第一次去牛河梁，跟在二表哥的身后，站在梁顶上四处张望，眼前是一堆堆灰白色的扎眼的石头。我奔石头跑过去，离得近了，那些石头青灰中泛着白，有的长着黄绿色的地衣。石头里大的站着，小的卧着，更小的，我攥在手里刚刚好。脚下块更大的，我哈腰蹲下，憋得满脸通红也无法挪动。我把一块小一点的石头翻了个，就见一只小虫子，慌慌张张地钻到另一块石头底下。

住在姥姥家的日子，但凡得空，我总要去牛河梁上跑。有时是二表哥领着我，有时也跟着别的孩子一起去。春天去，草刚返青，山梁上开些野花，紫花地丁，蒲公英，还有一种我叫不上名字的小白花，一丛一丛的，在石头旁长，在风里摇。夏天也去，热了就猫在山梁上的油松树下，有风过来，晒得通红的脸和敞着怀的肚皮都凉快。这时节，石头被毛毛草盖住了。秋天去得最多，天蓝得就更好了，草摇着摇着就黄了，石头在黄草里显出格外的青色来。雪后的梁上，白茫茫一片，趟着雪跑，脚指头踢到石头上，就疼得嗷嗷叫。

我还是愿意看那些石头，我也一直纳闷，那么多的石头堆，那么多的石头，是干啥用的呢？是谁啥时候堆起来的呢？二表哥摇头，姥姥摆摆手也没给我答案。我只记得姥姥嘱咐：玩归玩，可不能动那些石头啊。我问什么？姥姥说：“底下住着人，老辈子的人。”

姥姥说的我记下来了，但到底不知道是谁。

姥姥不让动梁上的石头，说是不能惹石头底下的“老祖宗”不高兴。有一回我跟她上山拾柴禾，路过那些石头堆。石头堆边上散落着几块小石头，可能是被雨水冲下来的。我随手捡起一块，拿着玩。姥姥看见了，喊我：“放回去！不是咱家的东

西不能拿！”我说：“不就是块石头吗？”她说：“是别人家的石头。别人家的东西，不能动。你拿了，人家找你耍咋办？”

姥姥说的“别人家”，不是隔壁的张婶李婶，是那些她看不见但觉得在的人。她觉得那些人在看着，谁拿了他们房子上的石头，他们知道。

姥姥不让我们动石堆上的石块，但家里用石头时，却也会到梁上捡拾。有一回我见她从山梁上下来，怀里抱着一块石头。她说这是山沟里捡的，不是人家房子上的，压酸菜正好。姥姥分得清哪些是“房子”，哪些不是。她没上过一天学，但心里有一本账，记得明白。

那时村里好多人把石头堆里的青石板搬回家，砌院墙，搭厕所，铺台阶……后来，山上来了考古队，队员们从村民的茅厕边、墙根下、台阶上，把那些青石板一块块清理出来，让它们回到原本的“家”。再后来，划定了遗址保护范围，山梁上的石头一块也不许动了。说起这事，村里人满是愧疚：“早知道那是老祖宗的东西，谁还拿去搭厕所？”

等我知道了那些石头被叫作积石

冢，姥姥已经不在多少年了。虽然姥姥不知道它们叫积石冢，是5000多年前老祖宗长眠的居所，可她知道这些石堆都是“房子”，房子里住着的人不能惊扰。

先人从不是消散的过往，只是换了一种存活的方式。村里的房子住几十年就塌了，山梁上的房子5000年还在。我常常忍不住遐想，5000年前的某个时节，一群先民弯腰从山下的河沟里，捡起一块块石头，再携带着石头一步步爬上这片山梁。没人知晓他们彼时的心境，不知他们是怀着怎样的虔诚与期许。搬运石头的人没有姓名，没有故事留存，可那些石头还在。

随着对牛河梁的了解越来越多，再去牛河梁就有了一种敬畏。有一年初秋，我带一个外地朋友去牛河梁。他是做规划的，一路上指指点点，说这里应该修建游客中心，那里应该铺木板道，再弄个声光电展示。我听着，没有反驳。到了山梁上，我俩在油松树下的石头上坐下来小憩。朋友起初还东张西望，过了一会儿就不动了，静静地凝望着祭坛和积石冢，足足坐了半个小时。

下山的时候，他一直沉默着，快到山

脚时，忽然对我说：“你说得对，什么都别修。”我问为什么。他说：“刚才我坐在那块石头上，忽然觉得，在这里不管修建什么，都是对先人的冒犯。”我心里一热。一个一辈子都在琢磨“在哪里修什么”的人，只是在石头上坐了一会儿，就说出了“什么都别修”。他不是被我说服的，而是听见了那些石头的低语，是那些石头让他读懂了岁月的厚重。这些石头，穿过5000年时光，容纳了岁月的风雨，什么都不说，却又把这里的故事娓娓道来。

我回头望向积石冢的方向，忽然想起姥姥说的那句话：“高了离天近，先人能看见咱们。低了土里深，咱们也能看见先人。”把逝去的人埋在高处，让活着的人每天抬头就能看见他们，便不会忘记自己从何而来；低了头能想起先人，便不忘自己是这片土地的后人。

口袋里有什么东西忽然硌了我一下。我伸手摸出来，是一块小石头，光滑、温热，不知道什么时候装进去的。我使劲攥了攥，把它放回路边。这块石头又回到了它的山梁。我仿佛看见这片山梁又长高了几分，变厚了几分。



本版插画 董昌秋

夏夜二题

（组诗）

李 皓

拂尘

这一簇长长的毛发
一摇一甩落在马背上的苍蝇
就开始作鸟兽散

而奶奶手里的拂尘
却是用来驱赶蚊子的
奶奶有规律地摇动着这些毛发
我在蚊子嗡嗡的叫声中
倏忽进入梦乡

让我惊奇的是奶奶
即使闭着眼睛也能摇晃着拂尘
左一下，右一下
伴着好听的催眠曲
我梦见了
山里满嘴白胡子的老神仙

当我长大成人
失明的奶奶总是握着我的手
一声声叹息
多年后，每当想起马尾一样的拂尘
我就开始失眠

风凉

你们叫作乘凉，你们称为纳凉
我们辽南的土话啊
把夏夜里村头巷尾的闲坐
说成是风凉

我们说的不是风凉话
但山里的风凉还是穿透了我们
屋子里燃着驱蚊的艾草
母亲根本喝不住
一群生瓜蛋子的打打闹闹

蒲扇把一天的劳累都扇走了
蝉鸣声那叫一个尖锐
没有戏匣子的夏天
每一只蝉都想充当主角

月上树梢的时候
老烟袋还有在滋滋有味地冒着烟
说不完的家长里短
熬一熬，苦夏的日子就过去了

就好这口干豆腐卷大葱

袁长立

晌午，确实害饥，又懒得下厨，旋起芳意，欲用干豆腐卷大葱助兴午餐。于是，下楼直奔超市，买来干豆腐、大葱，以及一袋农家酱。

进屋后，赶忙洗大葱、切干豆腐，并用凉开水泡了一大碗米饭。美美地饱食一顿，恹恹满怀。

东北人，大多酷爱干豆腐卷大葱。这道经典搭配，富含优质蛋白、膳食纤维以及多种维生素，具有补充营养、促进消化和增强免疫力的功效。干豆腐卷大葱的历史，能追溯到清末，由山东移民带入东北的干豆腐制作技艺，结合东北优质大豆和水质发展而来。现在，葫芦岛市虹螺岬干豆腐卷大葱被列为当地十大小吃之一。

我本是南方人，大学毕业后被分配至海军某基地。部队餐桌上，有时也放置干豆腐、大葱和酱。看着战友们用干豆腐包裹着大葱丝，蘸一下酱、吃一口，不亦乐乎，而我却对此无动于衷。

战友们开导我：“干豆腐卷大葱，特别爽口下饭。”不能辜负战友的一番好心！于是，每当餐桌上放置干豆腐、大葱和酱，我便倾诚尝试“蘸一下酱、吃一口”。几个回合下来，我茅塞顿开：干豆腐卷大葱，味鲜、可口。

多年前，母亲就辞别老家，来到东北和我生活在一起。看我吃干豆腐卷大葱，母亲面浮不解之意，时常唠叨：“不吃熟食，吃生大葱，不卫生。”时值盛夏，由于炎热，母亲茶饭不思，看我用干豆腐卷大葱就着水泡饭吃得津津有味，母亲心血来潮，也跟着我“蘸一下酱、吃一口”。这一下倒好，胃口大开：“嗯，真的好爽口！”自此以后，母亲深爱上“干豆腐卷大葱”这道菜。

几年前的初秋，我陪母亲回老家探亲。到县城下车后，母亲和我去了农贸市场，买了鱼、虾等菜品和一斤干豆腐。到家后，母亲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当东道主，邀

请几位至交来家里欢聚。餐桌上，丰肴香味扑鼻，干豆腐、大葱和酱置于桌中央。

开席时，母亲激情洋溢：“在东北，不管是大席小席，几乎都上干豆腐、大葱和酱。东北人几乎都爱吃‘干豆腐卷大葱’这道菜。”母亲现场示范，“蘸一下酱、吃一口”。大家热情高涨，一齐效仿，结果可想而知——“干豆腐卷大葱”这道菜不够吃。

两天后，母亲的一位至交回请母亲，我也有幸赴宴。没想到的是，桌子中央也放置着干豆腐、大葱和酱。进餐时，大家脸漾欣悦，欢快地“蘸一下酱、吃一口”。

如今，“干豆腐卷大葱”已不再是东北人的专利。在南方，越来越多的人也对这道菜情有独钟。我的老家一位大爷颇有感触：“蘸一下酱、吃一口，活了这么大岁数，还是头一次这样吃干豆腐卷大葱，没想到味道这般惬意。”“干豆腐卷大葱”这道东北家常菜，在老家南方被传开了。

谁赢都高兴

巴家伟

这是发生在“东北超”赛场外的事情，又是和“东北超”紧密关联的事情。让我不得不重新审视“东北超”的内涵和外延，同时对足球也有了更深层次的认知与领悟。

足球需要一种氛围，这种氛围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日积月累孕育而成，“东北超”来得似乎有些晚，但又恰逢其时。

东北可谓是中国足球血脉里最强健的基因，如今，“东北超”吹响的何尝不是搅动中国足球“一池春水”的进军号？

在我的足记生涯中，沈阳是一个在记忆里永远绕不开的地方。2001年，第17届世界杯亚洲区外围赛十强赛在沈阳举行，我作为《大连晚报》体育部副主任、战地报道组组长主持前方报道。每天发稿结束基本都在下半夜，酒店已没有餐食，记者们只能出去打打牙祭。没想到，一下子带火了酒店周边的一众小饭馆。店主们对一下子出现的这些精力旺盛、举杯就干的年轻人显得毫无准备，店里的备货瞬间售罄，就连小卖铺的罐头、方便面、榨菜、辣白菜都不

能“幸免”。

十强赛，带火了中国的球市，也带火了沈阳的餐饮、住宿和消费市场。只是这个势头没有得到延续，在20多年后，才让人恍然大悟，与今日“东北超”引爆的“喷射”效应何其相似！

如今，“东北超”常规赛前五轮已全部结束。赛场上，球员们激烈拼抢；赛场下，各地球迷则不分彼此，谁赢了都高兴，把“东北超”举办的初衷诠释得淋漓尽致。无论最后的冠军是谁，“东北超”的荣耀都属于辽吉黑蒙三省一区，所带来的辐射效应也是属于整个东北的。

举办跨越大区界限的“东北超”，不啻是一个高瞻远瞩、高层建筑的创举。“东北超”的故事还会继续，就像我们的生活一样，永远充满着成败得失和五彩斑斓。



微小说

原来如此

京格格

“五一”前夕，闫苒接到高中同学打来的电话：“老班长张航组织同学会，邀请你参加。”

闫苒放下电话，心里泛起了嘀咕：碰着张航还是个麻烦事呢。

张航与闫苒是高中同学，毕业20周年的同学会上，酒喝到兴头时，张航凑到闫苒身边神秘地说：“你们公司老总孙建州是我多年前的兄弟。听说他5年前从银行辞职去做房地产生意，公司经营得不错。帮我给他带个好，有机会见面叙叙旧。”闫苒为难地说：“孙总很少参加宴请。”张航赶紧解释：“家宴，我爱人做菜很地道，到时候一起来啊。”

一周后，公司年终总结会上，闫苒找机会说起了张航。孙总听后一愣，分明对张航有些印象却又不甚熟悉。闫苒极力描述了一番，孙总这才说：“好啊，转告他一定去拜访。”

春节后刚上班，张航的电话就来了，说是给老同学拜年，话外音闫苒是懂的。放下电话，闫苒直奔孙总办公室。没等她开口，孙建州就笑着说：“我太忙了，过一阵儿一定去拜访。”

这跨年的相约与拜访迟迟未果，闫苒夹在中间很犯难。聚会当天，张航小声问：“交给你的任务咋样了？”闫苒说：“孙总太忙……”张航嘻嘻哈哈：“这老兄不讲究，见面一定罚他三杯。”

年末结账前，闫苒去孙建州办公室请示工作：“银行有笔贷款需要续贷，刚刚听说银行换了行长。”孙建州说：“银行是咱们的经济命脉啊，赶紧帮我约一下，我亲自去拜访。”

他们来到行长办公室门口，闫苒轻轻敲门。门开了，张航站在门后笑着说：“打你电话不接，你倒是送上门来了。”

孙建州一个箭步冲上去，张开双臂把张航紧紧抱住。“我的好兄弟，想得我好苦啊！”

闫苒一脸惊愕地愣在原地。孙建州放开张航，看着闫苒说：“我和张行长当年在一个培训班，是一个寝室的好兄弟。我不敢见他的原因，说出来你别笑——当年我俩同时喜欢上培训班的一个女孩。最后，那女孩选了他……”

张航笑了：“你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啊，有一个这么贤惠的媳妇儿，多让人羡慕啊。”

“还说呢！就因为这事，我心里觉得别扭，这些年一直不愿意你。”

闫苒如梦初醒，怪不得孙总一直回避张航，张航还偏要摆家宴，原来如此啊。

雨夜孝行

王景慧

夜里的暴雨来势凶猛，风裹着豆大的雨珠，抽打窗棂噼啪作响。滚滚闷雷将老宅土墙震得直打颤。

土炕上，田雨翻来覆去睡不着。去年家里攒够了积蓄，她力主盖起三间敞亮的砖房。公公、婆婆要将新房给儿子、儿媳居住，老两口仍在老宅中留守。田雨说：“爸妈，老宅常年返潮渗水，新房窗大朝阳，排水条件好，你们住新房更有益健康。”老两口未拗过儿媳，欢天喜地搬进新房。

然而，十年不遇的暴雨袭来，让田雨的心头揪成一团。她用力推醒身旁丈夫：“咱去看看爸妈，今晚的雨实在吓人，我放心不下。”

李浩睡眼蒙眬地嘟囔了一句：“新房落成不久，排水系统……”

田雨打断丈夫的话：“新房虽说砖墙稳固，可去年为赶在入冬前完工，不少收尾工序做得仓促。平日里瞧不出隐患，今夜大雨，稍有缝隙便会渗水倒灌，沟渠狭窄积水极易漫进屋里。爸妈一向隐忍，就算屋里漏雨，院里积水，也不会半夜打扰我们，只会自己摸黑收拾，雨夜湿滑极易磕碰摔伤。”

李浩听了妻子的话，心里涌起一阵感动。夫妻二人即刻起身出了门。行至半路，脚下陡然打滑，小夫妻双双跌入泥洼。田雨顾不上擦拭身上的泥浆，扶起丈夫，深一脚浅一脚，迎着风雨继续前行。

赶到公婆居住的新房，田雨打开手电，绕着院墙、屋檐细细查看，沟渠疏通得当，屋顶排水顺畅，未见半点渗水积涝的痕迹。她凑近窗边，只见公婆卧于床榻之上，睡得安稳沉静。

看到这一幕，田雨悬着的心总算落下了。小夫妻不愿惊扰父母好梦，轻轻关好院门，悄然折返老宅。

刚踏入老宅小院，一道闪电劈落，眼前的景象让小夫妻瞬间僵立——他们栖身的土炕上方，整片屋顶连带半边土墙轰然坍塌，粗壮的断梁重重压在土炕正中。方若若不是出门，后果不堪设想。

田雨怔立残垣之前，感到一阵后怕。后怕之余，心底翻涌起滚烫的庆幸与通透：如果不是当初执意把新房让给公婆栖身，今夜掩埋在断壁残垣之下的，便是待她亲如女儿的公婆；如果不是牵挂公婆安危，执意前去探望，夫妻二人此刻已命丧黄泉。

大雨滂沱，夜色沉沉。满身泥水的小夫妻静静伫立雨中，望着眼前的废墟百感交集。原来，世间所有真诚的孝善从非徒劳，平凡烟火里的细碎良善，从来都是人间最厚重的福报。